

田卫疆◎著

恩賜奏得
聖旨知道

高昌回鹘

Gaochang
Huihu Shigao

新疆人民出版社

XINJIANG PEOPLE PUBLISHING HOUSE

史稿



GaoChang
Huihu Shigao

高昌回鹘史稿

▶▶ 田卫疆◎著

高昌回鹘史记述了漠北回鹘人落居吐鲁番盆地后长达5个世纪的恢弘历史。在漫长的岁月里,回鹘人以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和优秀的文化底蕴不仅扎根于吐鲁番盆地,完成了社会经济文化的重构整合,还导致了此后该地区缓慢的“回鹘语化”过程,创造了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元明以后逐渐成为西域诸地的主体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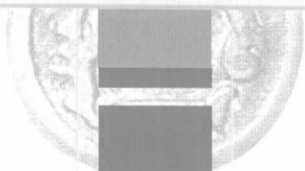


ISBN 7-228-09991-5



9 787228 099917 >

ISBN 7-228-09991-5 定价:18.00 元



高昌回鹘

史稿

田卫疆
◎著

*GaoChang
Huihu Shigao*

新疆人民出版社

XINJIANG PEOPL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昌回鹘史稿/田卫疆著.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5

ISBN 7-228-09991-5

I. 高... II. 田... III. 高昌(历史地名)—回鹘—民族历史—研究 IV. 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2214 号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制 作 乌鲁木齐捷迅彩艺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新疆金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230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88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册
定 价 18.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研究范围和意义	(1)
第二节 主要史料概述	(6)
一、汉文史料	(6)
二、回鹘文书资料	(10)
三、穆斯林史料	(10)
四、于阗文、吐蕃文史料	(12)
五、西方及其他有关史料	(13)
第三节 研究史	(13)
一、政治史	(14)
二、社会经济	(17)
三、文化艺术	(18)
第二章 漠北回鹘汗国在天山东部地区的活动	(20)
第一节 倚“回鹘路”逼近北庭	(21)
第二节 “北庭之战”及其后果	(24)
第三章 从安西回鹘到西州回鹘	(32)
第一节 庞特勤创建安西回鹘国	(32)



第二节	仆固俊从谁手中夺得西州控制权	(45)
第三节	西州回鹘国建立	(49)
第四节	高昌回鹘与甘州回鹘的关系	(55)
第四章	西州回鹘国时期	(60)
第一节	西州回鹘与契丹的交往	(61)
第二节	北宋时期西州回鹘相关史实考证	(65)
一、	西州回鹘与北宋的关系	(65)
二、	西州回鹘与龟兹回鹘的关系	(67)
三、	关于“西州回鹘”的辖境范围	(74)
第三节	归属西辽	(79)
第五章	畏兀儿亦都护时期	(83)
第一节	脱离西辽,归附蒙古	(84)
第二节	畏兀儿亦都护王族与蒙古汗国、元朝 之间的关系	(87)
一、	蒙古诸汗对畏兀儿地区的管理形式 和演变	(88)
二、	蒙古元朝西域双重管理体制对畏兀儿地区 的影响	(90)
三、	夹缝里的畏兀儿亦都护	(94)
第三节	畏兀儿亦都护王室东迁永昌	(99)
一、	东迁永昌之原因	(99)
二、	亦都护王族东迁年代探讨	(100)
第四节	后畏兀儿亦都护时期	(105)
一、	元朝对于畏兀儿地区的管理	(105)
二、	畏兀儿亦都护王室在永昌	(109)
第六章	“卜古可汗传说”史实解析	(115)
第一节	关于“卜古可汗传说”的年代	(115)
第二节	仆固俊——“卜古可汗传说”的人物原型	(120)
第三节	“卜古可汗传说”产生的背景	(125)

第七章 从游牧到农业定居	(131)
第一节 回鹘人落居高昌后所面临的难题	(131)
第二节 亦牧亦农阶段(以王延德出使报告为线索)	(137)
第三节 蒙元时期畏兀儿地区的经济特点	(143)
一、从葡萄、棉花的生产看畏兀儿地区种植业 经济的发展状况	(144)
二、推进畏兀儿地区农业发展的两个要素	(149)
三、土地制度初探	(150)
第八章 具有融合混同特征的文化艺术	(155)
第一节 回鹘内部的三次宗教传入及其后果	(155)
一、多神崇拜和萨满教的深远影响	(156)
二、摩尼教占据主导地位	(158)
三、二次改宗、尊信佛教	(172)
四、景教遗存	(186)
五、伊斯兰教在畏兀儿地区的传播	(189)
第二节 语言文字	(195)
一、回鹘文的使用及其社会影响	(196)
二、其他语言文字的使用	(201)
三、回鹘文佛经的翻译及意义	(202)
第三节 文学艺术及其他	(208)
一、文学、诗歌	(208)
二、音乐、舞蹈、绘画、雕塑	(214)
三、印刷、历法、医学	(217)
附 录	(220)
大事年表	(220)
主要参考文献	(225)
后 记	(231)



第一章

绪论

历史必须由历史学家加以重新体验和赋予生命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

——保罗·利科

第一节

研究范围和意义

回鹘(回鹘文 Uyghur),是古代活动在我国北方地区的一个游牧部落、部落联盟或者民族称谓,唐代以前汉文史书中的袁纥、韦纥、回纥既是其远祖,也是这一名称之异译。古代突厥碑文、穆斯林文献又称作“九姓乌护(乌古斯)”和“托古兹古思(Tughuzghuz)”。

高昌回鹘是对公元8世纪从漠北草原迁居高昌(今吐鲁番地区)、北庭(今吉木萨尔县)等地的回鹘人以及回鹘人在这些地区所建立的诸政权总称。查诸史书文献,对这段回鹘历史有多种称谓,如“北庭回鹘”、“龟兹回鹘”、“西州回鹘”、“高昌



国”、“和州回鹘”^①、大“回鹘龟兹国”、“大福大回鹘国”等。公元9世纪末以后穆斯林文献中所谓“托古兹古思”、“阿萨兰回鹘”等名称有时亦指高昌回鹘。^②

近代治回鹘史学者因研究角度的不同,对这段历史也有很多内涵不同的称谓,如“高昌回鹘汗国”、“安西回鹘国”、“西回鹘国”和“高昌回鹘王国”等,它们或者是根据民族属性和地理方位称之,或者以回鹘人在高昌地区建立的政权组织作为其立论基础。

本书根据研究对象特点以及所涉及的时空范围,认为以上引述诸名称皆难以涵盖这段回鹘历史,若单以民族地理方位谓之则视野偏窄,而以其政权组织出现概括之则明显同高昌回鹘历史事实相违。回鹘最后落居高昌并建立所谓“高昌国”或他称的西州回鹘政权曾有一个过程,比如此前西迁的回鹘人还在安西(今库车)建立了一个“安西回鹘国”,人们不能不认为它是高昌回鹘史的一部分,虽然它既不属于高昌回鹘,也不在高昌地区之内。所以,上面所列诸称谓与本文论述的对象内涵不相符,故而俱不取用,而更倾向于使用“高昌回鹘”这一中性名称来概括公元8~13世纪这一漫长时期活动在高昌地区的回鹘人及所建立政权的历史。

高昌回鹘乃一复合名称,由地名高昌和族名回鹘连缀而成,高昌系一古代地名,即今吐鲁番地区。西汉时称“高昌壁”,至于其含义,《北史·西域传》云:“高昌者,车师前王之故地,……地势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③公元5世纪中叶至7世纪中

① “和州回鹘”之“和州”,一称“火州”,今人考证系“高昌”之译音,故又可直称“高昌回鹘”。参见伯希和:《高昌和州火州哈喇和卓考》,中译文见于冯承均:《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七编,伯希和(P. Pelliot):《马可·波罗注释》(Notes on Marco Polo)卷1,“火州”,巴黎,1973年。

② 参见华涛:《穆斯林文献中的托古兹古思:漠北回鹘?高昌回鹘?》,《西域研究》1991年,第2期。

③ 近人伯希和、黄文弼、王素等人以为此为“汉人所命之名”,如王素根据敦煌汉文书残卷研究后指出,“高昌实得名于敦煌之高昌里”,进而认为西汉时“高昌壁最初应为敦煌县高昌里派出士卒之居地”。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篇》,文物出版社,1998年,72~73页。

为高昌国都城。640年唐朝于此置高昌县,归属西州。辽宋元明时期,汉文史籍依回鹘语写作“和州”、“霍州”、“火州”。在11世纪《突厥语大词典》中称作Qočo Qoču^①。经考证,此系汉文“高昌”的译音,按高昌里“昌”字鼻音ng,因受中古汉语西北方言影响而丢失,元音a按回鹘语元音和谐律变为o-u。我国学者对其对音早有说明,例如元人欧阳玄在其书中记道:“高昌者,今哈刺和绰也,和绰本汉言高昌,高昌音近和,昌之音近绰,遂以和绰也。”^②

高昌回鹘,一称“和州回鹘”,马端临《文献通考》里曾详释其名称之由来,“安史之乱,其地陷没,复自为国,语讹亦称高敞(高昌),然其地颇有回鹘,故亦谓之回鹘”。^③12世纪喀喇汗朝语言学家马赫穆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里“高昌”条中也明确记道:“高昌,回鹘城市,同时也是该地区所有城市之名。”至元代,《高昌偃氏家传》里则这样记载:“今伟兀称高昌,地则高昌,人则回鹘也。”

依照名从主人的原则,兼顾当时的历史实际,“高昌回鹘”这一名称显然具备主体民族清楚,其活动区域明了等特点,基本表现和反映了8~13世纪以来回鹘人在高昌地区社会活动、变化发展历史之概貌及特点,比较符合历史事实,与上面所引其他名称相比更加准确科学。

高昌回鹘历史以公元8世纪后期漠北回鹘汗国南下拓展、占据北庭、西州等地,以及公元840年庞特勤创建阿跌家族安西回鹘国(或称龟兹回鹘国)为始端,唐咸通七年(866),北庭“回鹘大酋”仆固俊出兵攻克西州,建立仆固家族西州回鹘国,则标

① 马赫穆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Divanil Lugat - it - Turk)罗伯特·丹克夫(Robert Dankoff)、伽玛斯·凯里(James Kelly)英文本第1卷,哈佛大学出版社,1982年,139~140页。

② 欧阳玄:《高昌偃氏家传》,《圭斋文集》卷一一。(四部丛刊本)。又参见玄英:《大唐西域记》季羨林等校注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47页。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二六《四夷考》,又参见《宋史》卷四九〇《回鹘传》。



志着回鹘人在高昌诸地政治统治之确立。至公元 13 世纪初蒙古西征,天山南北皆在蒙古国统治之下,元至元十七年(1280),高昌畏兀儿(元代回鹘之译音)亦都护纽林的斤奉元朝旨意率领皇室东迁移居甘肃永昌,原高昌回鹘辖地先为元朝中央政府直属,后落入成吉思汗后代建立的察合台汗国统治之下,从而标志着回鹘人在高昌地区长达数世纪政治统治的终结。

自回鹘人于唐末落居高昌地区并且创立政权始,历五代、宋朝、西辽,至元代中叶,高昌回鹘及其政权前后延续时达五世纪之久。鼎盛时期的高昌回鹘政权的统辖范围东止今哈密,或延至沙州一带;西到今焉耆、库车诸地,或一度达到伊塞克湖以东地区;南抵今和田地区;北至今吉木萨尔以北各地。在这一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回鹘人以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文化底蕴不仅逐渐在高昌诸地扎下根,完成了回鹘社会经济文化的重构整合,创造了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卓立于西域诸地其他突厥语诸族之先;而且还导致了此后该地区缓慢的“回鹘化”过程,使早先居住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吐火罗人,汉人以及先后附属于回鹘的葛逻禄、仲云、样磨等相继融合于回鹘之中,回鹘因增添了新鲜血液和异质文化而充满生气,元明以后逐渐成为西域诸地的主体民族。

遗憾的是,正如《西域通史》所指出的:高昌回鹘“尽管留下大量的、灿烂辉煌的文物,为近代世界所瞩目,但是却没留下一本哪怕是很简单的编年史,因此,莫说是高昌回鹘王国统治者的世系,就是高昌回鹘王国创建的年代也不清楚”^①。毫无疑问,由于历史的原因,研究回鹘史的资料不仅零碎庞杂,而且有很多断缺。故对于这些文献资料的整理和考证本身就是一项庞大工程。近百年来,一代代学者不懈的努力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不容置疑,近些年来国内外陆续出版了一些直接或间接论述这一段历史文化的论著或文献汇编,使回鹘历史的轮廓较之从前清

^① 见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94页。



晰了许多。尽管如此,高昌回鹘史还有不少众说纷纭的难点仍有待于后辈学人不断开拓,继续探索,尤其是目前还很少有人径直以此为题进行专门研究,因而高昌回鹘史无论是研究广度和深度都无一难免地受到一定的影响。这里且以德国学者冯·加班(Von Gabain)为例,她终身以回鹘语言文化研究为业,曾出版了《高昌回鹘王国的生活》等著作,为研究回鹘历史作出重大贡献。然而,由于著者汉文造诣不高,忽视了汉籍史料在研究高昌回鹘编年方面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在史实的辨析以及历史的总体把握方面,都存在严重的缺陷。高昌回鹘史在中国民族史及西域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和国内外学术界对它研究的不足是本人选择探讨这一课题的主要原因。另外,假如将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外探险队在吐鲁番地区的考古发现,特别是各种写本的问世视为学术界真正研究高昌回鹘历史之开端,那么,高昌回鹘历史研究的步履也已走过了一个世纪,值此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对百年来众前贤探索心路和成果进行一个总结,显然也是很有必要的。

鉴于上述原因,本书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对各种有关文献和资料的辨识和分析研究,既总体概括、又具体分析地对高昌回鹘五个多世纪的王族血统、社会结构、经济生活、文化变迁以及同历代中原王朝的关系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探索研究,写成一部高昌回鹘历史以补阙西域史研究。关于研究方法,鉴于回鹘史在西域古代史中的地位 and 本身固有的特点,张广达先生建议:“多年以来,笔者感到西域的历史和文化内涵之丰富,值得人们像法国年鉴学派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 Braudel)处理地中海世界那样进行一番架构,进行综合研究。当然,研究西域的困难远在研究地中海区域之上。可是,西域具有的魅力与地中海区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在多元文化的汇聚和交流方面。”^①本书拟通过对于回鹘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研究和探

^① 张广达:《西域史地论稿初编》弁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索,在吸收众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经过努力,争取对高昌回鹘数百年的历史重新进行一番架构。

高昌回鹘史是西域史,也是中国民族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国境内的维吾尔、裕固等现代民族都与高昌回鹘有一定历史渊源关系,所以,高昌回鹘历史的探索不仅有利于从学术上弄清楚回鹘史上一些隐晦不明之处,对于全面了解和认识中国民族史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相信,对于高昌回鹘之研究还将有助于人们科学地了解和认识回鹘人变化发展的历史轨迹,准确阐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提高全国各族人民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重要性之认识,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第二节 主要史料概述

高昌回鹘史研究,近代以后成为一门国际性学术领域,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其历史文献资料的丰富多彩。首先,中外古籍里有这方面内容的较多记述;其次,20世纪初开始的中外学者在中国西北地区的考古发现和吐鲁番回鹘文书及壁画资料的出土问世充实了原来文字资料的不足,进一步拓展了高昌回鹘历史资料的范围。本文以下分五个方面对与高昌回鹘史相关的主要文献做些概述。

一、汉文史料

汉文史书是研究高昌回鹘历史文化首选的重要资料,前辈学者,即便是不懂汉文的俄国人巴托尔德对此都有极高评价。汉文资料所具有的内容丰富、时空概念清晰的特点是任何其他文献所不能取代的。关于高昌回鹘历史的汉文史料,一般又分为文献资料和碑刻、文书两类:

(一) 文献资料

1. 《旧唐书·回纥传》。《旧唐书》修撰于五代后晋开运二年(945)。该书对回纥(回鹘)历史的记载超过了此前诸书,内容比唐人杜佑的《通典·回纥传》丰富许多,其所具有的“文繁而事赅”,“多钞实录国史原文”的特点,对后世影响颇大。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回鹘部分以及宋人欧阳修、宋祁等撰写的《新唐书·回鹘传》都曾大量采用该书资料。

2. 《新唐书·回鹘传》。《新唐书》形成于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系欧阳修等人本着“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进新修唐书表》)的原则修撰的。就高昌回鹘史而言,是书诸多资料虽源出《旧唐书》,但仍参考和使用了不少文集与野史记载,补充了一些新资料,尤其是对唐朝后期回鹘史的记述比前者详细一些,例如回鹘各部的分布地点和他们之间的关系等等。然而,诚如后来一些学者已指出的,该书对唐前期回鹘史的记载由于与《旧唐书》不同而引起后人的争论,所谓“省于旧”显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应予指出的是,新、旧《唐书》各有长短,研究中都不能偏废。

值得注意的是,新、旧《唐书》中的纪、志、表以及《突厥传》、《葛逻禄传》、《吐蕃传》等也有很多与回鹘史相关的资料,有些甚至为上述二传所失载,故不应忽视。

3. 《资治通鉴》。司马光等人修成于宋元丰七年(1084),系一编年体政治史著作。内容年代截止于五代末。该书有关回鹘史部分内容,虽多取材于新、旧《唐书》,但是仍有不少新资料。特别是该书采用编年体,按年月日顺序排列了回鹘的情况和活动,时间概念比上面二书又清晰准确了许多。司马光的《通鉴考异》和胡三省的注释提供了一些资料,给后人研究回鹘史以很多启示。

4. 《会昌一品集》,一称《李卫公文集》或《李文饶文集》。此系唐武宗时的宰相李德裕的奏议文稿集,共三十四卷。李德裕历仕唐宪宗以后六朝,文、武宗时先后就任宰相,为唐朝后期政



坛的重要人物。文集里包括不少经他处理的唐同回鹘关系的文件,还收录一些唐朝敕封回鹘人的册文诏令,都是研究高昌回鹘史的第一手资料。

5.《唐大诏令集》,宋人宋敏求编。反映唐代社会的政书之一,内含不少记载高昌回鹘及其与唐朝往来关系的文献,如唐朝于大中十年至十一年(856~857)颁发给回鹘的三通令旨《议立回鹘可汗诏》、《遣使册回鹘可汗诏》和《大中十一年册回鹘可汗文》都保存在该书中。司马光等人著述过程中,是书为其参考书之一。

6.《王延德高昌行程记》。据宋朝太平兴国六年(981)出使高昌回鹘的王延德的出使记整理而成,著录了他在高昌地区的所见所闻,为一手资料,向为治回鹘史学者所看重。《宋史》中有关回鹘的记载多取材于此。

7.《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同为宋代两部史料,前者系清人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录的各本《宋会要》主要内容;后者为宋人李焘所撰,是记载北宋历史的编年体史书,其内容续在司马光《资治通鉴》结尾的五代之后。由于宋代关于西域的汉文资料比较短缺,故二书中有关高昌回鹘的记录弥足珍贵。《宋会要辑稿》共分十七大类,同高昌回鹘相关资料多保存在《蕃夷》类的四和七中;《续资治通鉴长编》则散见各卷。

8.《长春真人西游记》。长春真人名丘处机,中原地区道教首领。公元1221年,奉蒙古成吉思汗之命离宣德(今河北宣化)至西域,两年后东归。弟子李志常据其行程著录是书。该书由于涉及到高昌回鹘的记载为其亲身所历,故为清人钱大昕谓作“于西域道里风俗多可资考证者”。王国维校注本最佳。

9.《高昌偃氏家传》,元人欧阳玄撰,实际上是一部畏兀儿偃氏家族的宗谱。偃氏为宋元时期高昌回鹘大族之一,其成员不仅参与回鹘内部军政要务,地位显赫,而且其后代有多人东迁中原就职于蒙古元朝各级军政机构。该传对了解高昌回鹘人同中原诸朝(辽朝、元朝)之间的交往有很大帮助。《元史》里的

《岳邻帖木尔传》、《撒吉思传》等皆以该书记载为原始资料。

元人文集中载有大量的以回鹘人为题材的传记、碑文资料,有些本身就为回鹘人自己撰写,内容异常丰富。其中《高昌王世勋之碑》(以下将专作介绍)、《全公神道碑铭》、《大宗王府也可札鲁火赤高昌王神道碑》等常为学人使用。我国陈高华先生曾将有关资料收集整理,编成《元代维吾尔、哈刺鲁资料辑录》一书出版。另外,《元史》虽然修撰于明朝,仍有不少有关畏兀儿史的资料为其他史书失载,其中《本纪》部分和一些人物传记、地理志,如《哈喇亦哈赤北鲁传》、《阿鲁浑萨理传》和《地理志·西北地附录》等都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

(二) 文书、碑刻

1. 《九姓回鹘可汗碑》,全称为《九姓回鹘爱登里罗汨没蜜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道碑》。碑立于唐代元和九年(814),清光绪十六年(1890)发现于柴达木河畔的漠北回鹘汗国首府哈喇哈逊城遗址。原碑分别用粟特、突厥和汉文三种文字镌刻,粟特文、突厥文部分损坏严重,仅保留很少一些内容,汉文部分则保存二十四行,内容比较完整。碑文涉及有名号的回鹘汗共八位,是研究回鹘汗国时期的社会状况以及回鹘人同唐朝、吐蕃关系的重要资料。

2. 《敦煌汉文文书》。20世纪初外国探险家伯希和、斯坦因等人在我国甘肃敦煌莫高窟劫走的汉文书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涉及到高昌回鹘历史,如P. 2962号文书《张议潮变文》、P. 3451号《张淮深变文》、S. 6651号讲经文以及P. 5077号文书等都是探索高昌回鹘及其与河西地区归义军、甘州回鹘关系的一手材料。

3. 《亦都护高昌王世勋之碑》,一称《高昌王世勋之碑》。原碑立于元朝至顺二年(1331)。1933年被人发现于甘肃省永昌县境内。原碑文用汉、回鹘文双体镌刻,元代知名文学家虞集受命“著文而刻焉”,其铭文内容记述了高昌回鹘王族的历史源流,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碑文汉文内容保存在虞集的《道园学古

录》中,回鹘文内容基本与汉文同,文字叙述上略有差别,使用时最好同时参考两种文本。

二、回鹘文书资料

回鹘文是高昌回鹘人曾经使用过的一种文字,一般认为其源出粟特文。回鹘文书为近代中外探险家们发现,出土于敦煌和吐鲁番两地,除碑刻以及木杵文书(墨写在椎形木柱上)外,多为纸文书,其内容除了宗教(摩尼教、佛教、景教、伊斯兰教)文献的译本或写本,还有一部分是文学作品和社会经济文书,是回鹘人用自己的文字留下来的历史资料,价值尤其珍贵。近代以来,先后有勒柯克、拉德洛夫、冯·加班、穆勒、吉洪诺夫、哈密屯、山田信夫、齐梅以及我国的冯家昇、耿世民、李经纬等人进行译读辨认,著述甚丰,它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研究高昌回鹘史所使用的资料范围和内容。

三、穆斯林史料

穆斯林文献在研究中亚、西域史地中的价值是人所共知的。在中世纪穆斯林文献中,也有一些关于高昌回鹘史方面的内容,一些穆斯林史籍时常以“九姓乌古斯”、“托古兹古思”(九姓回鹘)的名称来表示汉文资料中的回鹘。

1.《道里邦国志》,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时期的伊本·胡尔达比赫用阿拉伯文撰成。作者曾担任过杰贝勒省邮政和驿传长官、巴格达及萨马拉的邮传部长官,熟悉阿拉伯帝国与周邻舆地交通。他奉哈里发之命,参照托勒密的地图编著是书,大约完成于公元885年之前,之后数次增补,流传下来的就有三种写本。该书一些内容记述了名为“托古兹古思地区”的情况,对后来穆斯林舆地著述影响较大。按其文中的“托古兹古思”即“九姓回鹘”,一般认为指高昌回鹘。我国现有宋岷据阿拉伯文翻译的中文本。

2.《世界境域志》,波斯文称为 Hūdud al - ALĀM,作者佚名。